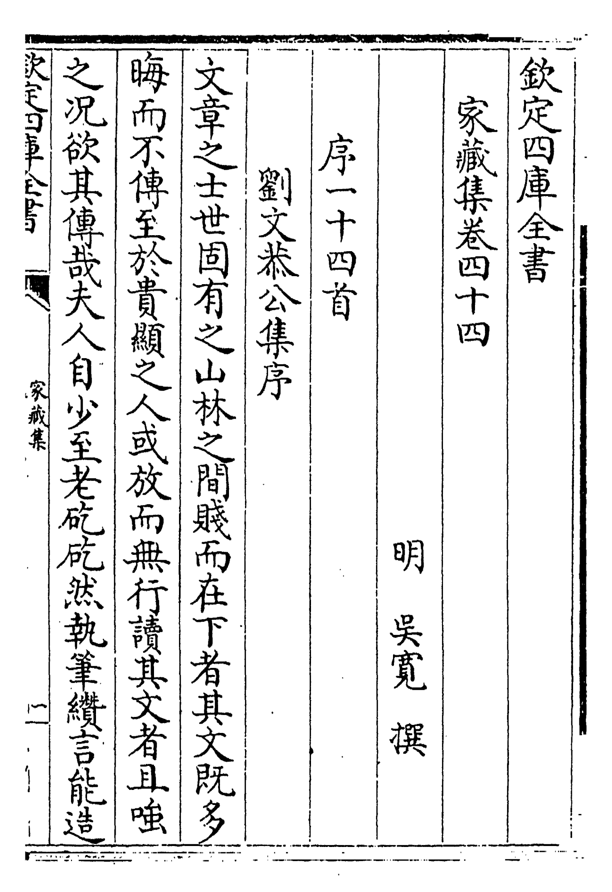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家藏集卷四十四

明　吳寬　撰

序一十四首

劉文恭公集序

文章之士世固有之山林之間賤而在下者其文既多晦而不傳至於貴顯之人或放而無行讀其文者且嗤之況欲其傳哉夫人自少至老矻矻然執筆纘言能造

其妙者幾人幸其文之妙矣貴而鄙其行賤而掩其名欲其傳又難如此寬故於鄉先達文恭劉公之集讀之所以深歎也劉為吳中世家自宋以來以儒官相承入國朝值家中衰而公居貧力學未嘗降志永樂間竟取科第入翰林益篤於學纂修講讀皆稱其任文名既著有求者輒酬應之雅不辭拒然平生慎許可少假借言之所施未嘗徇俗以悅人人亦未敢易而求之也蓋公為人儉質無華而少玩好靜退不競而絕奔趨故形于

著作者不以險怪侈靡為工往往於和平簡澹之中而有温純典雅之意知公者以為似其為人焉公既沒藏于篋中率多亂稿其子瀚從仕中外皆以刑獄為職未暇編次及是以陝西按察副使致仕始以其暇為之以寛居同里及仕又嘗同朝契好甚久乃奉其遺稿以示俾序其首寛生也後不獲承公之教特從諸生中一嘗望見其顔色而已今幸得其遺稿而讀之亦何異嘗承公之指授者顧淺陋之學雖按察君繆加委重其非公之

望乎既辭不獲他日君則以書俾其子今直閣尚寶卿槃來言曰某老矣先子之文將板刻行世願序文之及見之也葢公在翰林最久後自國子祭酒擢少詹事官亦顯矣而公所以儉質靜退者自持愈至猶夫山林人也故其行己鄉人知之同時之人知之遠方後輩或有不知者將無疑其文乎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敢書曰此有德者之言也學者宜相與傳之公歿後數年天子念公為春宮舊學之臣特贈禮部左侍郎謚曰文恭而有

司復祠公于學宮知德者以為合於公議云

同年三友會詩序

成化壬辰登進士第者二百五十人可謂多矣自壬辰至弘治癸亥三十二年亦可謂久矣前乎二三科其年益久則宜其人益少然未有少於壬辰者盖仕者僅三十人仕于朝者僅三人寬輿工部左侍郎湯隂李公鐩時器右侍郎德興張公憲廷式而廷式又分司于外歲惟一至而已今歲廷式既至三人者相語曰聖天子方

胥萬福又幸四方無虞三邊少警且朝廷舉燈假故事與臣民皆樂吾三人更不接杯酒以為一日歡所謂同年會者不幾於廢乎乃正月九日初會于時器宅酒半時器出松竹梅三物于盎致席間以為玩曰此昔人所謂歲寒三友者今日殆似之相與一笑十四日再會于家二十日三會于廷式公館館為建安楊文敏公朝房即所謂聚奎堂也凡為會三人者性皆不飲終席醒然清言不窮善謔間發歡洽累日契好益深退輒賦詩以

紀其事又以齒為序即三物各占其一更倡迭和不覺成什噫往歲為會座客滿堂起坐諠譁勸酬淋漓若以為樂惟夫人之衆也情話不交雅音不作閧然而集閧然而散不啻市人之於朝暮者孰有旬日之內為三會之頻三會之餘得諸詩之富者乎況禮不忘恭樂不失正以道義相期必託于言以節操相勵善取諸物豈以酒肉為事求一餉之樂如聚蠅蚊為昔人之所譏者乎乃錄其詩請國子典籍陳啟陽繪圖以冠而覓復序之

人藏一卷傳之子孫以講世契亦足以有徵也

五同會序

自有人類以來其世茫然而無窮人生其間大率百年生乎吾前者瞻之不可得而接生乎吾後者顧之不可得而待乃於無窮之世相值而同時其亦難得也哉夫既生同其時矣或居有南北之隔居同其鄉矣或仕有内外之分使又居同其鄉仕同其朝不益難得也哉雖然三者既同或不同志而同道猶夫古今南北内外而

已亦何難得之有吳人出而仕者率盛于天下今之顯於時者僅得五人曰都御史長洲陳玉汝禮部侍郎常熟李世賢太僕寺卿吳江吳禹疇吏部侍郎古吳王濟之及予為五人去歲五人者公暇則輙具酒饌為會坐以齒定談以音諧以正道相責望以疑義相辨析興之所至即形於詠歌事之所感每發于議論庶幾古所謂莫逆者同時也同鄉也同朝也而又同志也同道也因名之曰五同會亦曰同會者五人耳禹疇以越人丁君

綵妙繪事俾寫爲圖飾爲長卷推予序其首圖中坐於左者爲予並坐者世賢前行者爲王汝次濟之又次禹疇皆容貌惟肖氣韻奕奕獨予白髮蒼顏頽然以老可歎也五人者初期相續爲會不已未幾王汝擢副都御史赴南京濟之以外艱去自是會者惟三人予年既髙又將引退雖後之來者當復盛予固不可得而待也

送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周公致仕詩序

古者四十始仕七十致仕大率仕三十年耳後世入仕

不限以年若致仕則與古同不待三十年矣固其仕途之優近制凡年六十上下俾不得仕其退之之易至此非以後來選人積滞為此一時疏通之計乎然固有進之之難年逾五十遷延銓部而不得仕者及入仕有未及三五年而遂去者矣仕途之窮又至于此益以年論者待群吏然耳若大臣則不拘乎此而久任之自漢以災異策免三公於是大臣去位㫖禮衰薄至身不能容書之史册為千古之恨夫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其

遇災異也心不自安固難立位乎其自處之道固宜然豈上之處其人哉葢當擇其人於將用之時不當黜其人于方用之日擇而後用用之必久待之自與羣吏異等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旣惟其人其退自有不得而易者頃者大臣上章請去者五人上重其去降溫旨慰諭之已而且許之五人者其一為太子少保户部尚書周公公出太原世家早登甲科徊翔翰林春坊者幾三十年史局編摩貢闈考校皆舉其職上在青宫公為講

官尤多啟沃之功然人皆知公文士而已一旦朝廷畀以政務凡禮儀銓選皆若素習通儒之名翕然以起及掌户部以身任事不顧利害而為之有古大臣風顧公夙夜在公籌度國計而其勞亦甚上所以終憫其情而許其去也歟彼以適有星變而疑舉漢故事者世道方升監于三代一時敝政果足取法耶五人之去皆被恩典公得加太子太保尚書如故且令有司行優老之制仍賜之敕所以褒美者甚至曾謂漢世有是哉公卿大

夫於公之去羨而惜之者不能已于情亦不能已于言也相率作詩送之鄆城侶公以都御史代謂予與公僚契最久也請序其首不敢辭

送南京兵部尚書韓公詩序

頃予奉詔修大明會典凡令甲所載諸司送上者得以編覽仰見高皇帝立國之初經營締造日不暇給而右武之時於兵戎一事尤勞聖慮畚府衛統成什五團結營屯聊比城隍環護至于庇牧器械之類亦無弗備所

以安内攘外居重馭輕以成萬世之治者其事皆掌於
兵部可謂任之重者矣自永樂間定都于北而兵部所
掌如故蓋王蹟肇基所以建不抜之業垂無窮之統者
在此於是其地稱南京朝廷特敕勲臣一人專總機務
即周之保釐唐之留守之意而兵部尚書獨得參賛其
間可謂任之益重者矣故南京並設六部而兵部為要
者其官等其任重也今歳兵部有尚書之缺命吏部集
大臣推舉得本部左侍郎洪洞韓公搢紳交賀皆以為

得人葢南京倚江帶山地大物衆遠距三千餘里然朝廷視如三輔無東南之憂者特以一二大臣坐鎮之耳夫法不務乎紛更威不尚乎姑息復世俗于淳厚識事變于幾微使人相生相養而不知其功者惟簡重清恪有雅量者能之而公實其人此今日以為得人也或以公有是德器且達于政事勤于問學宜留以近天子助治化顧輟之于外可乎夫南京不宜以外視固舊都也有機務有兵戎之事所謂任之重而益重者他日天子

念公久勞于外以御𡼏數行召公還朝亦何難之有於是少師馬公侍郎梁公與公有同僚之誼既得諸公贈行之作乃以序文委予予與公相好惜公之去亦不能留也聊書以俟

衢州府志序

衢州府舊有志自元以來亦既屢修之矣今太守姑蘇沈侯復修之者何葢歷歲既遠雖山川如故而疆域或分況田疇益闢而戶口或衍與夫人物之盛衰公署之興廢賦稅之厚薄物產之多寡古今有不同者其能已

於復修乎且舊志府與縣分載其事若無統屬侯復以為不可於是致仕教諭開化吾君昇始承侯之意檢閱故籍搜訪近事以終之而教諭西安吳君夔復助之而成此編得若干卷侯以考績至今來告云凡衢之人之游於斯者數輩皆以序文請夫衢入國朝隷浙江為南境土沃民勤號稱善地若名臣賢士之出尤盛固不暇論惟宣聖正宗越自魯地從宋南遷賜居郡城巍然廟祀故衢雖列為一郡實與闕里南北相望天下言故家舊族者

莫能先之其地增重非特所謂善而已侯少與其仲連登甲科並通朝籍及出守于兹嚴於持身而勤事愛民治行甚著顧郡事繁冗而路要衝獄訟驛使紛然盈前鞅掌之餘方爲此志其高于俗吏數等矣而彼之爲俗吏者自以簿書爲能必訾以爲不急之務抑孰知其所以爲急哉孔子以夏殷之禮能言之而嘆杞宋之不足徵者以文獻之不足葢文獻之所繫如此然則今日衢之文獻足矣後世其亦有所徵哉

山東泉志序

山東泉志六卷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吾友徐公仲山官水部時治泉而修者也首載諸泉而以泉圖冠之次河道泉所入之地也次堰壩泉所行以障之者也次牐泉所入以節宣之者也次題名其官皆為泉而設者也次碑記其文皆為泉而作者也總名曰山東泉志山東者後世之所稱古齊魯之地是也公以志宜有序間以書來請夫泉或出於山或發于地天下有之不特齊魯

之地而齊魯諸泉浚之獨為有用者以漕河近其地惟浚之則收其利可以運載以足乎食也若孟子謂禹治水掘地而注之海惟掘之則去其害可以樹藝以得乎食也夫水之與泉其大小不同其利害可得而言也公自弱歲讀書已識治道及登甲科分司于外究心泉事竟成治績自是出入勤勞賢名益起遂從方岳進擢內臺奉命廵撫復臨山東則責任日重非治泉比既于民事益加容心其流恵澤以利乎人者亦豈泉之比哉憶

在成化間公方治泉而予適上京相遇于濟寧同謁孔林行經泉上已歎其督治之有方及公受代而還則出所謂泉志者相示令計其時已踰二紀而此書猶存豈意復為序其首耶執筆之際而感慨係之

贈衍聖孔公襲封還闕里詩序

弘治十六年六月廵撫山東都御史徐源等上言宣聖孔子之後自漢以來累加封典至國朝以其嫡裔一人定封衍聖公専奉廟祀所以褒崇之者益重今六十二

代孫曰聞韶次當襲封謹奏上若曰崇儒重道莫先于孔氏其亟行之事下吏部遣官詣闕里傳召命乃是歲九月公乘傳至入覲已有詔聞韶其襲封衍聖公如制公感恩擇日上表陳謝如儀他日上益思所以褒崇之者特遣中貴人持玉帶一麒麟文綺一以賜仍畀之璽書以侈其事一時文武廷臣下暨宿衛將校至都人士見者莫不稱歎曰朝廷待宣聖之後其盛如此吾等何幸身親見之越月公卜日將還館閣自少師劉公而下

以皆誦法孔子獲見其後際盛時被盛典相率為詩篇以贈詩成以其序屬之寬寬愧而謝焉不獲則亦何說之有蓋自有載籍以來莫古于六經其次為論語為中庸又其次為家語其書皆出孔氏乃天下萬世之所傳者也是雖非孔氏之所得專則固出於孔氏者也惟其書出于孔氏為孔氏之後者必先傳焉夫其先傳者為六經為論語為中庸為家語舉諸子百家之言雖廢之可也他尚何以加之今觀諸詩之義亦惟稱歎其盛而

已未敢有助于公意葢出此然公於是試一讀之必思
所以仰荅乎上自不能已雖謂詩之有助于公亦可也
若如其先僖對漢章帝之言此乃崇禮先師尊崇聖德
非臣一家之私榮則亦誤矣葢章帝作樂以祀孔子是
固為孔子也推其世澤而榮其後人為後人者其復以
僖之言自處乎闕韶為公名其字知德生二十二年矣
為前衍聖公以敬之子今太子太保長沙先生之壻莊
重靜黙動止有儀人以為得内外之教云

送陳都憲玉汝赴南京詩序

頃予與鄉人之仕於朝者姚城陳玉汝海虞李世賢松陵吴禹疇震澤王濟之爲五同會葢襲睢陽之意而循洛社之例職務之餘期月一聚飲以釋其勞相樂也未幾玉汝擢左副都御史于南京因歎良會之不常感樂事之難久有不勝其慨然者於是玉汝行予作詩贈之世賢而下和之凡與玉汝厚而能言者復和之詩既成什有謂玉汝之去一人耳而留者四人四人猶足以樂

而一人離羣索居其必不樂可知此殆未知玉汝者夫南京玉汝疇昔遊宦之地也公署所在左山右湖極其勝概聖祖之所肇建以為法官引觴之助見于奎章可考謂玉汝為不樂可乎玉汝且多雅懷善吟詠清時佳景觸目皆詩至若春水方生凉風或發率甲士泛戈船練兵于龍江鷺洲之間如漢昆明故事先聲所至盜賊屏跡上下千里居民行旅晏然無警以盡職務以揚聲名謂為不樂又可乎文事武備兼于一身且為玉汝壯

之豈特樂而已詩宜有序予於五人中年最髙故書之

重慶劉氏族譜序

族之有譜非特觀其族之盛亦繫乎世之盛而後作也凡譜皆藏于家惟歐蘇氏之譜見于集中遂傳于世今以蘇氏論之自唐為蜀人既有文如老泉者而老泉復有子如軾轍者考之當時宋興平蜀已百六十年居民樂業文治大行地雖險遠而蘇氏之文章已盛于天下譜之所作宜其時矣盖人處亂世父子兄弟且不相保

況宗族乎及世已定始得全其生保其家久之族人益蕃而又得有文者出譜之有作固族之盛而然亦世之盛然也自元季之亂湖湘之人往往相隨入蜀為避兵之計皇朝應運以次削除群雄而王蜀者自若乃洪武四年天兵始平之蜀固樂土也當是時劉氏有自興國而來曰珉一府君者遂定居重慶之巴縣蓋百五十年于此矣傳六世有登成化己丑進士第者曰規仕于朝為才御史御史君生二子曰春曰台並首冠鄉𨯳春登

成化丁未進士第今為翰林侍讀學士台登弘治丙辰進士第為禮部主事皆以文行稱于士林若族人成材者尚多劉氏故有譜遭亂散失莫能究其先世特里巷呼為大袖劉氏葢以其先業儒而服縫掖也至是御史君始復作譜近自珉一府君始可謂不失之誣矣其法以古人五世為一圖者未可用而獨用長寧周氏九世之制其說自見于譜例譜成學士君請序于予噫劉氏其盛矣皇朝之盛不於此而驗乎

名賢確論序

名賢確論一百卷皆唐宋人所著也其說散見於文集中或病其不歸于一輯成此編以便觀覽其所論遠自三皇近至五季或論其世或論其人或論其事或專論或通論上下數千百年皆具于此夫人生乎千百年之下而欲論乎千百年之上其世遠其人亡其事隱考其治忽辨其賢否求其得失以為定論其亦難矣蓋人生同時者每有愛憎之心其居異代者必無好惡之念此

人之常情而名世之賢又不必以此語之也惟世之立論者逞異以為高出奇以相勝人自為說不肯附和如法家之斷獄得其情者固多或失于慘刻流于姑息者其刑未必皆平也故雖文章大家君如武王以為非聖臣如馮道猶以為賢史筆操縱一至于此他尚何望哉錫山錢孟濬出江南大族好為義舉以此編不能家有因刻以傳世來請序於予自顧區區末學何足以知此既久始克書而歸之惟此編特出于唐宋之人予猶恨

其不上及于漢如賈誼過秦之類豈漢以來別自有編
耶

完菴詩集序

夫詩自魏晉以下莫盛于唐唐之詩如李杜二家不可及已其餘誦其詞亦莫不清婉和暢蕭然有出塵之意其體裁不越乎當時而世似相隔其情景皆在乎目前而人不能道是以家傳其集論詩者必曰唐人唐人云抑唐人何以能此由其蓄於胸中者有高趣故寫之筆

下往往出于自然無雕琢之病如韋柳又其首稱也世傳應物所至焚香掃地而子厚雖在遷謫中能窮山水之樂其髙趣如此詩其有不妙者乎完菴先生劉公少為刑部屬出僉山西按察司事居三載即棄官歸吳中年始五十耳公神情蕭散無冠裳之累其家長洲之野江湖之上日玩雲水不足引水為池累石為山號小洞庭與客登眺以樂興至輙瞪目為吟哦聲其詩專法唐人語多與合當時所與倡和者武功徐公參政祝公及

隱士沈石田數人而已自公之沒而徐祝二公相繼下世吳中風流文雅不可復見矣予於公為後輩而託交久成化辛卯予北上與公别明年公遂不起竊恨之於是公之曾孫布登進士第既喜公之有後而布嘗輯公詩名完菴集者請序則又喜其詩之不亡也完菴者公歸田時號也自以保其身名幸而無虧如玉返璞以全其真觀公晚節之善如此又唐人王右丞輩有不可及者其詩僅百篇所遺者尚多讀者如得其為人則又奚

以多為哉

西潭詩稿序

故黄州守華亭陳君一夔性喜為詩自為刑部屬吟詠不以公務廢退歸私第不問家事意惟在詩或朋遊聚飲衆方舉盞諠譁獨凝然注目其意亦在詩也一夔為人清儉静厚治獄不苛鄉人服其量隣家感其德謂然君子人也嘗以年勞擢湖廣按察司副使未行俄與同官數輩坐事概降外任去為瑞州同知居三年有惜

其困者遷髙州守髙州在嶺南爲蠻夷瘴疫之鄉官雖稍遷意更不樂復有惜其困者移守黄州及聞命則已病矣竟卒嗟夫詩人例多窮其言果可信耶一夔在刑部時所與倡和者有餘姚陳滙之崑山秦廷贄黄巖王存敬吴江趙秉夫其後滙之調官死廷贄存敬皆擢官遠方亦死今獨秉夫在尚留滯浙江提學多窮之言於是益信一夔與予相好公暇過城東必造予園居徙倚樹石間輙留詩而去其號西潭用以名其稿嘗持稿數

册委予序後聞訃竊悲其不幸至此不忍發而視也顧其子悅屢以書來促曰先人傳家無他物惟書數百卷詩豪數册而已幸哀其窮而卒書之夫窮而後工又歐陽子之言自一變赴瑞州及入嶺南悅復輯其詩為二册夫其窮益甚則其詩當益工予又安忍視之特書此以慰一夔于地下且以為悅孝思之慰云爾

弘治壬戌進士同年會録序

今之登進士第者多為同年會然莫盛于初會之時葢

其人皆聚于京師方釋場屋之累而觀朝廷之尊且被
冠裳之華而無簿書之冗一旦張筵合樂舉觴勸酬其
情豈不暢且適哉弘治壬戌登進士第者三百人乃八
月廿二日會于城東武學循故例也夫國朝令典進士
傳臚之明日必賜宴于禮部其會尤盛然出於天子之
命公卿百執事之臣皆在又有勲戚大臣一人奉命主
宴于上終宴無敢諠譁者故其會也以法若夫斯會則
坐以齒序初無甲第之拘飲以量酹不必監史之佐凞

熈然意氣相得契好相敦故其會也以情情之暢所以濟乎法之嚴惟法之嚴所以益見乎情之暢也歟是會也衆推張龍汝言為醵首他日偕會中數輩來告曰凡為會必書其人大略與所授官刻之為小録亦近例也辛㮣門下士敢以序請予未暇及又二年復來告曰同年授官且徧矣爭欲得一編以藏顧卒書之益進士之制有登科録以傳于天下有題名碑以樹于太學所以重其事者豈為其人誇詡之資哉亦欲覽之者警動於

心耳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夫三人至少而猶有師況三百人之多乎其人善不善固吾所以為勸懲者也令三百人一為會之間即成此録而必繫其官官有内外皆為天子分治政事出入迭為不終其職然而卒有内外之分以美不美為言者此流俗之見也故覧是録曰某也官美不必羡也不若論其人之善善吾效焉曰某也官不美不必厭也不若論其人之不善不善吾不效焉使其人官美而不善非惟不羡也且厭而不效

矣使其人官不美而善非惟不厭也且羨而效之矣葢官之美不美在外者也人之善不善在內者也君子將重其內乎抑重其外乎亦不惟其官惟其人可也然則是錄雖若𤕤略然資于吾者多矣昔司馬文正公序諫院題名有忠詐直回之語今是錄亦題名類耳乃特發文正公意以告諸君惟勿以詞之費而少省之則幸矣

家藏集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四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賈　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郭履元

家藏集卷四十五

明 吳寬 撰

序一十三首

趙隱君叔敏五十壽序

蘭溪吳令濟告予曰經之內兄趙叔敏氏宋清獻公後也其六世祖諱景文者㝎公之七世孫自太末來主蘭溪簿因家焉母吳氏經之姑而先禮部府君之曾孫女

也吾姑蚤失所天而能教叔敏以下三子至于成立今叔敏生五十年矣隱居于家樂善好修鄉稱長者而有子庠爲邑庠生學且有成吾將因叔敏始生之日慶之或者拘以三壽之説謂其年數未及乎此而慶之無謂子以爲何如予曰令濟昌不覩諸記禮者之言乎人壽以百年爲期故禮有百年曰期五十者百之半也以一日譬之五十以前日之晝也五十以後日之夜也以一歲譬之五十以前歲之春夏也五十以後歲之秋冬也

此其天時之遠近長短雖不同而其理無不同者然吾遂得以人事譬之則莫若治田為切夫治田者凡所以履塗泥冒風日以勤動其四體者皆晝之所為也至于夜則休息而安矣凡所以反土而耕去艸而耘以培殖乎百穀者皆春夏之所為也至于秋冬則穫而食矣今叔敏之播德于家種德于躬至于五十年之久猶治田者之勞于晝於春夏者也自是而往逍遥乎杖屨飽煖乎肉帛以備享諸福至于百年亦猶治田者之逸于夜于

秋冬者也夫然後月可慶也時可慶也歳可慶也奚必下壽中壽上壽而後可慶哉則是慶也非慶之始歟且吾聞之清獻公之為人也以寛厚仁恕為宋名臣並時若眉山蘇長公稱其以恵術擾民如鄭子産而至今閭巷小民皆能道其名字其徳之厚可知趙氏之田可謂美而腴矣又况有叔敏者竭力鉏耰于其上乎吾見公之所遺者不惟可以飽叔敏而且及其子孫百世而有餘也則是慶也又將為後世之慶之始歟令濟曰諾吾

其慶也

偕壽堂詩序

偕壽堂者林君朝信與其弟廷孚奉其父守軒先生其母夫人夏氏之堂也堂之作久矣今年朝信考大行人最擢監察御史其父母之年適皆六十其生之朝適皆冬月必竊幸二親之俱存而錫命之封來且有日此偕壽所由題其堂也於是京師諸搢紳相語以為此林氏之盛事不可不聲諸詩一時大篇短章鏗然並作總得

若干篇朝信來請予序之予憶家食時常過林氏之居居邇邑治胥徒號呶間聞書聲琅然竊異之入其門升其堂弟子數十人列誦左右甚恭一人方冠古衣而中坐者守軒先生也揖予入坐顧堂之前楹揭守軒二大字予因指而問曰先生之所守者何哉曰守吾職而已予又問曰先生之職若何以守之曰布吾衣壓吾居犁吾田讀吾書而已矣雖然豈惟吾之職哉推而言之天子有天子之職諸侯有諸侯之職卿大夫有卿大夫之

職天子守其職則天下安諸侯守其職則國安卿大夫守其職則家安士庶人守其職則身安身安則可以保手足完髮膚而天年全矣益子昔之所聞于先生者如此今者朝信之請其言固於是乎驗然先生之所以全天年者固驗于所守之內而他日之受天恩又有得於所守之外者則孔子所謂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禄在其中之言不於是乎又驗哉彼夏夫人之行不出閨門吾固不得而知然以先生之為人知其必有妻也諸搢紳

之詩所以發揚偕壽者至矣吾固即守軒之說以著其偕壽之自云

壽賀感樓先生序

先生長於予能忘予年而辱與為友其于文事相我導我者多矣及予官翰林與先生别者三四年又不忍踈予數貽以書所以相我導我者又不止于文事予愧乎其言也今年其仲子恩以京闈觧元來試禮部予問先生起居何如曰猶前日也談笑何如曰猶前日也飲食

步復何如曰猶前日也則既為之喜及問先生之年曰六十矣其生之日曰二月廿又一日也予念無以謝先生者欲為文以祝頌其壽則莫若稱述其為人也蓋先生之先有曰公宣者仕國初為大理評事居官廉平能以貧乏遺其後人生復菴府君復菴生先生其貧乏自若少乃教授里中講説義理輙旁引曲譬以開諸生非世所謂句讀師也操筆為文章一法廬陵南豐簡約而理足平易而味長知言者與其文平生不信浮屠不尚

巫祝凡邪妄不經之事一切屏去曰吾知盡人事而已其治家歲計月量卒致饒裕厚於御下故童僕之職益修儉于自用故賔客之奉不絶常慕鄉先正范公為人欲為施貧活族之舉若待其弟常之曲盡恩意尤人所難及者敎養諸姪與其子等里中薄俗為之一振知德者又與其行夫大理公位不酬德弗究厥施先生以文行承之能不愧其為孫孝也鮮元君方將擢甲科登貴仕以大究厥施先生以文行啟之能不愧其為父慈也

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先生殆詩所謂君子耶則壽至于期頥皆自致者而亦何俟于祝願哉予故特稱述其為人

壽陳未菴序

陳未菴先生少與其兄醒菴先生同侍其先太史公居京師一時館閣諸大老皆及識之故其聞見博而學問多翘然為吳中士林之望其生永樂壬辰至今成化乙未年六十四矣寛少未菴餘二十年辱有斯文之契而

濶別以來思所以壽之者盍嘗讀醫經曰八八則齒髮去夫齒髮去者衰之極也未菴之生適惟其時矣然予聞其狀貌若不相符者豈岐伯之欺我耶不然其所稟之異于人耶不然其所養之有道也盍岐伯又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形與神俱此攝生者之論所以養乎血氣者也孔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乃獨置血氣而不理方以貪得為戒則專事乎理義者也以理義為事非養

其心者乎故孟子曰仁義禮知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若然則形與神俱有不足言者此儒者之效也非攝生者所知也夫末養儒者敢以儒者之言為壽且以明其所養者有道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慶都憲盛公七十壽詩序

成化丙午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無錫盛公方廵撫山東遣人馳奏于朝曰臣明年年七十矣於法宜得致仕

謹具疏以請上念公久勞于外詔允之且俾乘傳還鄉人以為榮公既抵家與其弟時正處益相友愛鄉之士大夫從公遊者杖屨不絶而公既解政務心神益閒適往來山水田園間飲酒賦詩甚樂也蓋與昔人所謂罷則無所於歸者不類公生以四月二十日先是時正以其子虞官于京師也俾請諸詞林先生作詩為慶而以序文屬之予予幸託交于公實知公平生大節一二因試述之公温厚君子也當其立朝然能言人所難言與

為人所不能為者益為御史時武臣有矜功者則抗章極論而無所畏憚為刑部侍郎時閹人有黷貨者則閉門自守而無所諂阿其持立之操雖素號剛直者或不能及是以與世多忤其身朝置于臺省廊廟之上暮已在于郡縣方岳之間而徊翔于外終老以歸也然公之心雅不以内外為輕重所至盡力民事如恐不及固有去任之後逾數十歲道經其地民猶相率枕藉車下而遮留之者及其出而巡撫則公黜陟均徭役至活飢民

數十萬口而不自以為功此公所以壽者歟夫公之壽亦未暇論予獨愛公前日能全身而歸榮被恩典進退之際無乎不善彼為富貴所累之人不啻如陷泥塗中仰望公于青霄之上而不可及有不勝其歎羡者矣詩凡若干首因序其上以及予之有感於公者併書之

少傅徐公壽詩序

弘治十年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宜興徐公以年七十具疏請休致大略謂臣居官四十

餘年夙夜驅策苟免過愆今既衰老若復貪戀寵榮不自引退恐犯不知止足之戒疏入上不允若曰卿先帝舊人以遺朕用者何遽欲引退且有德望老成輔導年久之褒仍令風雨寒暑免朝以優禮之公聞命感激不敢再言遂强起視事初公之請老也士大夫相與嘆曰今之人名列仕版雖末秩微禄不忍舍去公位三公之尊享萬鍾之富顧以盈滿為懼欲退居田里以全晚節一何高哉及命下又相與歎曰昔之大臣不猒公議固有

使致其事者今則勉留懇至視之眞如左右手惟恐一旦失去其恩禮所施又何厚哉然則公之所以自處與上之所以待公者可謂兩得之矣乃七月二十一日為公始生之期先時公率不受賀有言于公者曰耆俊之重于世見於詩書傳記所載久矣公年七十為國元老獨不宜賀乎且所以賀之者非特為公一身而已書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天子尊居于上者也非大臣納誨輔德無以成斂福之功庶民早處于

下者也非大臣宣化播德無以獲賜福之利公居廟堂之上雍容自如校其勞若與百司日進章疏陳政事者有所不及然一言之入所以潛沃上心默相治道而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者蓋不可以數計則公之壽豈不為上下賀哉其賀不已大乎自兹公其贊襄密勿康强期頤天子仰成永綏乎邦國庶民樂業長保乎室家其賀不已遠乎既已言于公寛𦍑幸有鄉邦之雅辱公之愛不敢以私自遠也倣古詩人之義致祝頌之詞而勉為之

序

竹園壽集序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鄞屠公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曲陽周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鄆城侶公同生正統庚申至今弘治己未同躋六十侶公之生差先屠公稍後介其中爲周公乃五月四日也是日諸僚友若戶部尚書祥符王公太子少保左都御史烏程閔公吏部右侍郎舒城秦公戶部左侍郎靈寶許公右侍郎睢州李公右副都

御史臨淮頎公及予七人即周公私第之後園置酒合
賀觴豆既陳冠裳輝映勸酬交錯俯仰有容及就坐清
風習習入窓檻來若破新暑酒政斯行樂音具舉談笑
歡呼起坐成旅情好甚洽賔主盡醉皆以為自有壽筵
以來無若此盛者予忝預茲集乃首賦四韻為倡諸公
咸和之泰公别集古句諸公又和之周公復自有作又
咸和之皆以為自有壽章以來亦無若此盛者一時觀
者相與稱羨以為三公官爵尊顯福須隆厚豈非當朝

人物之傑出者歟予曰是固然然三公所以致此者亦豈易哉當其蚤歲刻厲學業始登甲科及既入官朝廷歷試以事累建勞績始列大僚然位益高則責益重故夙夜在公鞠躬盡瘁惴惴然以恐掄擇人才以任庶事恐瘝厥官劑量儲蓄以資國用恐厲厥民振揚風紀以率群吏恐骫厥法仰思未得真有古人終夜不安寢之意是以人見其今之壽耳不知其平生履歷之多見其今之樂耳不知其中心憂畏之至彼僥倖之是圖逸豫

之是耽如世小夫之所為欲享其壽且樂不可得者則所以致此者果易乎哉夫三公所以有今日者固出于自致亦惟其身之遭際耳益生全盛之世立重熙之朝賴聖天子在上優禮之愈加信任之不貳得以成其壽且樂者不然亦豈可得哉衆以為然乃更舉觴以祝三公曰願自今躋于上壽黃髮在位益竭謀猷以副聖天子倚毗之心三公亦舉觴以酬曰願諸公同心以輔聖政流無窮之聞為邦家光祝已衆授簡請載之予曰噴

主之意見于今日之所倡和者已盡此可略曰意之篤者詞必複其何略之有乃載之是集也坐有善繪事者為錦衣二呂君㞐公援宣德初館閣諸老杏園雅集故事曰昔有圖此獨不可圖乎二君遂欣然模寫各極其態因按其次第繫于卷中其始並湖石坐者左為侶公右為許公一童子拍手導鶴舞以娛之為周公坐稍遠使其二子共具伯曰太學生孟捧杯前行仲曰刑部主事曾方拱立聽命並立竹間者左為李公右為顧公皆

凝然有思若索句狀屠公則章已成一童子捧硯從竹
下書㩀石案而題卷者為予共案坐而持箑者為王公
執麈尾者為閔公亦若有所思者獨坐而握卷則為秦
公其集句已就之時歟若二君左為紀右為文英展畫
並觀而圖終焉園中艸木非一種而竹多且茂故以竹
園壽集題卷首卷成轉寫各得一卷藏于家又出屠公
之意云是歲六月二十八日吏部左侍郎長洲吴寛序
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閔公七十壽詩序

國家定都于北又及百年比來都下生齒益繁物貨益滿坊市人蹟殆無所容自畿甸以達于外年穀屢登人畜厭食舟車轉漕千里不絕可謂盛矣予嘗觀漢史稱文景之世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腐爛而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竊歎其盛至此不圖于今日復見之何其幸哉夫漢之所以至此者豈世道之自爾良由文景在上清靜恭儉有以致

之耳考之當時為大臣者又皆質樸厚重以喋喋利口為耻若執法之吏則有御史大夫直不疑之為人人稱長者此所以助成一代之治化也葢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民至於無所措手足又何休養生息之有此法吏之得人民命之所以生全而國脉之所以延長也仰惟今天子在位一紀于兹聖德好生尤重刑辟治化流行固非文景之可擬至所以執法者則為烏程閔公公少起科甲初授監

察御史已有廉謹名自是出入中外並爲法吏名益振
于時遂以右都御史總督廣東西戎務自公愈持重不
邀異功民夷感化嶺海晏然天子嘉之召拜南京刑部
尚書居二年始改左都御史俾握臺印再加太子少保
公居位更持大體憲度既肅獄訟尤清長者之風無忝
漢吏於是公年七十上疏求致仕天子固留之且有端
慎老成之褒士大夫以爲榮冬十二月十七日爲公始
生之期其僚友右都御史佀公幸公之留而喜公之壽

也吉于法署諸公及與公素所厚者乃皆作詩賀之侶

公以予與公有鄉邦之契來以序請葢予又嘗觀諸史

凡刻薄之徒深文巧詆號為酷吏未有不反中其身者

惟厚德之人往往富貴壽考不少差爽固天道之自然

也今天下如漢盛時非特殷富而已黄髮鮐背之老嬉

游閭里所在而是問其壽非期即艾彼亦蚩蚩安知所

以至此者則夫天道顧獨于公遺之乎自是公壽當加

秩當增尚安于位助天子養育元元以成太平之治又

將有序其事者然則七十之詩其殆首倡乎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十二月望日

山西參政祝公夫人錢氏慶壽圖序

吳中以儒名家者錢氏居其一夫人則同知靖安州用昭之子而少育于其伯父樂琴先生孟書以歸于今山西參政祝公公以文章擢高科以功業歷貴仕夫人所以享其富盛安榮者三十年于兹今公既致政家居夫人年且六十心安體舒視明聽聰怡然不知其老之至

也其生八月三日予璥既托畫史為愛日之圖而求太史天全先生為文書其上矣其子壻湯瑄曰吾半夫人子也今為夫人壽獨無以寓其祝願之意可乎則圖所謂麻姑赴宴者諉予書之予曰夫人之壽有太史為之文太史之言至矣予尚何言即予有言豈能彷彿于太史之萬一也瑄曰不然圖各有意意各有在幸子無終辭因為之言曰夫麻姑非世所謂有道而僊者乎昔之記其與蔡經王方平遇者其言荒唐怪誕不可盡信要

之人少思寡欲以全其天年此事理之所固有若夫熊經鳥申吐故納新而云千二百歳吾形未嘗衰者此則所無也何以言之古之人若秦始若漢武天下之事其謀無所不致其智無所不得其力無所不取而于僊之一事終不可致不可得不可取者豈秦漢之謀之智之力不若人也葢以求于事理之所無者故爾夫人莫彊如秦皇莫富如漢武而於僊猶若此況下秦漢之萬萬者哉此世之君子所以無僊也今夫夫人生長儒族而

來嬪君子以養其心以檢其身以和其家者既無所不至可謂求于理之所有者矣是以康彊悅豫獲享大年豈非亦事之所必有也哉而況膺封典被寵渥有君上之恩娛心志享甘旨有子女之養其所以爲僊者蓋多矣彼世之所謂僊者果足爲夫人慕乎然則斯圖也可以無作而復作之者其亦假是以寓夫祝願之意也夫

丁亥八月朔日序

壽王孺人序

成化十二年監察御史王君克深奉上命出按浙西蘇松常鎮四郡歳滿將代還朝君廣平威人也母汪氏蒙恩封孺人既壽且康以享禄養于家君欲便道登堂爲孺人壽來乞予一言予以君有可以壽其母者應曰唯唯蓋常鎮間有大渠凡兩浙漕粟率由此以達于江或以其水淺隘宜浚鑿者言于廵撫大臣大臣適務納群策欲興利東南遂以其説可用也發四郡民夫萬餘往赴其役然不知渠實于漕舟無妨也時農方務收穫日

夜供賦稅事譁然畏行君聞之曰農既無暇又時向寒
人將皸瘃此豈施畚鍤時耶即移郡縣止之未幾天大
雪寒甚江湖皆凍合人履氷而渡窶人僵臥不能出戶
向之役者於是舉手加額曰我輩微王御史凍死水濵
矣迨明年春雪益甚平地三尺餘菜麥皆不熟入夏淫
雨連月下田成巨浸穀價踴貴民飢甚大臣遂下令勸
分一時健吏奉行恐後料人貲產使出以助有司往往
不得其實或盡出所有不足則伐木撤屋以給貧者貧

者無實惠富者廢恒産人情兀兀相率有流離之勢君廉知其弊復移責郡縣大臣尋亦悟事寢而人始安爭益感君君之行事他皆不暇書獨此二者有及人之惠故書之夫君之惠及人既多孺人之壽吾不能量也所謂有可以壽其母者以此孺人以洪武己卯生今年八十矣有四男子其季御史君一女適大理評事廣宗陳觀觀予同年進士云成化戊戌歲春正月八日序

丘母太安人壽詩序

當子産之初治鄭也輿人歌之有孰殺子産吾其與之之語及三年又從而頌之子嘗歎春秋之世去古未遠為國者以禮法繩其下下輙興謗如此及其久也政澤既洽公論始定而頌亦興焉則又見人心之古猶自若者向使子産之治鄭也未三年而止吾見其終負謗而去安能自明于後世哉雖然謗者凡民之無知者耳君子之察衆惡必不因凡民之言而無遺愛之許也鄱陽丘侯時雍來守蘇郡郡甚大而侯之才則長簿書獄訟

談笑而辦治既有餘力將興文事舉禮儀而先之以館舍學校之修建當是時民固未信也相與譁然益陽受其役者雖若不堪而陰被其賜者亦不知也侯既以濶畧自信為之益力於是以例報政于朝概以不謹去職一時士之有志于國家儲人才者相與深惜之然侯為人不獨長于治郡而已性且孝公務稍暇退事其母太安人者甚至凡吳中水陸珍品悉致之以為朝夕養及是將歸其家告予曰霽嘗恨吾母老不得專意養之今

雖不及共臣職得共子職足矣且曰蘇之士大夫嘗設二十題繪圖賦詩為吾母壽而序文尚缺願為我書之予應曰諾久之始克酬其請葢昔之為賢子者養其親也以道其為母之賢者享其子之養也亦以道以道雖處窮陋之鄉終日啜菽飲水其中樂不以道雖處崇高之位終日烹鮮擊肥其中不樂也惟宋歐陽文忠公之貶夷陵其母言笑自若謂其子曰汝能安之吾亦安矣人至今稱賢母子今侯之去職也亦三年矣子産之謗

雖不能止于當時而公論亦已定于今日其為之子者既坦然而無愧則為之母者宜釋然而無憂而况人情安乎故鄉非若文忠之遭貶乎又有子專意以養不為官守之所紛擾乎樂其可勝言哉凡侯平日之為養必以祿俸吾恐鄱陽之人疑太安人之或有所不樂也故推侯之以道養者書以為序子又聞侯之將歸其鄉也道由吳中奉太安人以歸屬縣持白金為贐者凡千兩侯悉揮去不顧若然則侯之賢過於今人遠矣因書之以

見其所為養者葢以道云太安人某氏為贈刑部主事某之配其生為正月三日明年壽八十矣

蘄母太孺人范氏壽詩序

太孺人范氏出京口名族為温州經歴蘄君某之配今翰林編修貴之母也少得婦道事温州有賢名温州以廉能為上下稱重去郡二十餘年人猶思之道京口者必問安否人以為必有妻以相之也初太孺人屢孕不育欲為温州置妾温州不可而止既而生編修君則太

孺人年幾五十矣編修君志向既高力學不怠遂首冠鄉舉及禮部廷試並在高等一日文名殆遍天下人又以為必有母以教之也其既授秩翰林乃迎養其母于京師居二年偶以私事乞歸於是太孺人當受封典有日顧不少留以待復從其子而行行有日編修君走予告曰吾母老矣以某祿仕之故往來道上不獲安居自愧無以樂其志者奈何予曰樂哉爲男子生而有志于四方及壯而去之遠亦莫不以鄉井為念況年老者哉況

若太孺人之處閨闥者哉暑雨初至河流暴溢順流而南行不必至其鄉而樂矣及夫長江既達金山在望舟行而將艤則不必至其家而樂矣於斯時賔客親戚以及郡縣聞子之有壽母而歸也相率造門稱賀而子冠帶儼然侍立左右舉觴酬酢太孺人有不樂者乎曰樂吾所得同朝士大夫詩數篇將及其時歌以為壽願書其說于上遂書之

皇甫母壽序

今世以慶壽為事者歲不知幾人豈今之人獨好乎事哉天下承平既久人得全其天年喜而有慶人情固然然慶者在人受其慶者在我能思吾身也孰從而生吾壽也孰從而致則世之不敢受慶者多矣吾邑皇甫君彦明以永樂己丑生至今成化戊戌年既七十其配吳氏年亦六十有五親友將往慶之如常禮彦明瞿然不敢受然慶者亦閔然不可遏則曰吾幸有老母在堂明年壽且九十願移所以慶吾者為吾母慶何如其子信

郡學生也使來質之予予曰若翁可謂善處壽者矣知所以有其身而不遺其親知所以及其親而不違乎人厚乎人倫近乎人情其誰曰不可行於是歲四月十有四日其母之生朝也客皆登其堂再拜其母畢然後向彥明夫婦亦再拜君子謂皇甫氏之有慶也可以觀孝亦可以觀禮遂載之文而傳之

家藏集卷四十五

家藏集卷四十六

明 吴寛 撰

引七首

述祖德詩引

述祖德之作宋謝康樂有之自謝以後寥寥焉夫世之詩人竭歲月疲精神𥳑美風雲刻畫泉石以至一艸木一禽魚之微皆嘗題品獨于先世吝不吐一詞及之其

曰往事也惡庸知又惡庸傳嗟夫有美弗知知而弗傳
古人之所深誚其不明不仁者也彼風雲泉石草木禽
魚人知之人傳之雖不題品何害顧乃役志于此忘情
于彼其亦識輕重者乎縉雲趙侯來自荊州示予詩一
篇所以述其祖德者甚備凡氏族之分析家居之轉徙
官爵之封拜學術之傳授無不附見葢不必閱譜牒讀
傳志而其數世以來具著篇中予受而讀之愛而取之
而忘其詞之於康樂何如也乃復為之引之一時讀此

詩者别有題識于後侯名璉字士英以監察御史出知荆州多惠政號賢大夫云

送劉武陵詩引

劉君與清以名進士初出為武陵令其友陳吉士王汝取桃源八景率諸同志詠歌而投贈之屬予引其首葢古桃源實在武陵境内今則别自名縣矣然八景亦惟仙景者著稱于世是固所謂桃源乃晉漁者逢避秦時人處也其事見陶靖節記甚悉予嘗愛其説曰黄髪垂

髫並怡然自樂噫何諰如太古之風也世代既遠人蹟益通而與淸適穿其地志鋭而才長循吏之效當復見于今日吾知武陵一聚一落之間皆化爲桃源之人也京師去彼雖遠政聲流傳如東西州吾將側耳以俟

贈邵汝學守楚雄詩引

戸部員外郎湘陰邵君汝學出守楚雄其僚友趙良玉與諸同年賦詩贈之推予引其首汝學少有孝行及爲吏治錢穀展其長材遇事無難易輒辦楚雄在雲南大

郡也其為守也固宜然吾聞命下之後大司徒獨惜其去者何哉葢今關東西仍歲大旱飢民相食天子不忍使其民至此邇者詔發粟百萬俾大臣檡其屬往賑之使汝學尚為部官其在行無疑救荒之術必有可觀者宜大司徒之惜之也夫以汝學之賢能如此關陜之人失之楚雄之人獨得之是行也其不可為楚雄之人賀也乎

送劉世熙僉事詩引

蜀之成都有二江為秦李氷所鑿民堰之可溉田數千頃比歲大旱蜀人苦飢以堰壊而水無所障然耳廵撫大臣因奏請立監司官專領其事朝廷從之然治水所在必有獄訟于是擇其人得刑部員外郎劉君世熈盖君嘗為工部屬治漕渠有績及遷刑官其職益舉遂擢僉四川按察司事以往而或者則以世熈長于法律當畱為司寇助不當輟之西南數千里外所職殆與古稻人等是不然夫蜀人以旱故為餓莩者不可勝計使水

利成必不至此今之刑官固多能平反寃獄然一歲所活有若是之多乎況君聽獄固自不廢乎士大夫相率送之以詩予為世縣里人相好久則序其事而復以詩繫于後云

柯詹事游西湖詩引

故少詹事莆田柯公遊西湖詩十首大興隆寺無相宗師之所藏也蓋公與僚友同遊而宗師寔從因以所得詩書而歸之予不及識公獨聞宗師談公高致以公不

安諾人居閒輙過其廬飲茗清坐往往至日暮始去他人或具酒肴邀之有不赴者因思公不可復見至于欷歔不已他日乃出此十首請予書其前予心重公而因循未果則宗師亦已去世矣及是其徒德瑾始復道其師之意曰此吾家故物幸卒書之公平生簡重清雅與俗寡諧一時同朝有善謔者見公亦不敢狎侮而方外士何為獨得于公即此則宗師之賢亦可知矣昔宋惠勤從歐陽文忠公遊感公之德終身不忘蘇長公稱之

以為士大夫或不能及宗師其勤之流歟瑾有戒行類其師師沒而能實此亦可重者歟其詩後有和者予未暇及獨亦嘗游其地有詩數首聊復書於其後而歸之

乾乾齋稿引

楊惟立先生以精勤之學發而為文不為駕空浮浪之語而有據事切實之意予竊愛之往歲自翰林擢南京吏部幸番務清簡益得肆力於文益雖應人之求亦未嘗泛然苟作也故自弘治己未至辛酉歷三載僅得此

數十篇頃以考績至内閣大臣以纂修會典事嚴奏留之予每與共食見惟立食已輒操筆屬草其精勤如此惟立少予一歲而彊力不衰今書成南還其著述當益富予安得盡觀之乎

游吳中西山詩引

弘治丁已三月十七日石城先生將北上過吳中諸友告别予與文宗儒邀為西山之游乃約馬宗勉林朝信及予姪奕同行舟泊閶門雨忽作客有言僅可登虎丘

者宗儒作色言曰游必西山有言虎丘者浮以大白盎虎丘非不佳以熟游故爾舟至楓橋雨漸止自支硎輿行至天平而返凡行四十餘里歷數山或陰或微雨其景益奇緣山游者多晴時未有見雨景者是日入天池有老僧三人皆垂素髮數寸見客相視愕眙明旦詰予索詩自言不入城者久矣予憐其意為書途中所得二絕句與之後八年石城檢沈石田畫卷俾書其上茫然不記一字但別有四韻存稿中亦記天池事者遂書之

及己未三月適是日復雨與石城讀進士廷試卷偶憶前事復得四韻併書於後

說五首

徐氏兄弟字說

舜命九官其二為夔龍夔典樂龍作納言終舜之世不聞有再命者蓋惟任之專故二人得久于其官其職皆修而能助舜之治也然後世亦有專於任人者其人或反敗事此可見舜于二人擇之於先者之慎也故曰舜

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因臯陶而于夔龍
有可知者徐氏兄弟曰夔曰龍夔旣長好文以其父可
泉府君遺命不遠數千里來京師請字於予益予與可
泉有外族之好故夔有以請耳顧予無以為字者特本
舜之命字夔曰舜樂龍曰舜言夫直而溫寛而栗剛而
無虐簡而無傲舜之所欲而夔之所當教者也讒說殄
行震驚朕師舜之所惡而龍之所當察者也今去舜已
遠其言載于書者昭然具存讀其言如生其時以夔所

當教者變其氣質之偏以龍所當察者去其言語之失所以成中和之德絶譏慝之行而爲君子之歸此二子所當知固而父之所望而予之所字者之意乎

黄氏二子字說

黄仲和有子二人曰鶴曰鵠予嘗字鶴頡之鵠頏之和仲復請予說其意予曰此詩邶風之云也然詩特言燕之飛而上下耳若夫鶴鵠又鳥之大者其飛則上薄雲霄一舉千里豈燕之比哉雖然鶴鵠固同爲鳥其所出

猶殊兄弟者同氣而生之人也友愛急難之情詩人嘗以鶺鴒喻之矣至於天秩之禮則不以恩而廢者故其上也如行之當先非欲陵其弟為兄之道然也其下也如行之當後非欲遠其兄為弟之道然也閨門之内各止其所而長幼之序得又若鴻鴈然夫得其序則和矣和則樂矣詩又有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二子當終身誦之

陳鎡字說

陳世業農玉汝獨以其先處士君之命從儒者游績學攻文遂登鄉貢且將取甲科入官矣然嘗念先業不忍棄則以農事授其長子而名之曰鎡鎡既冠使來求予字而教之盍孟子述齊人之言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爲字曰以時鎡也思而父命名之意無惰其身無違其候以無荒其田則汝能子而父汝嘉矣豳風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汝其于而舉之周頌曰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吾將從汝觀矣

張進士兄弟字說

張進士瑋謁予告曰瑋與弟璨辱先生字久矣以其說請亦屢矣幸終以一言教之此豈特瑋兄弟之意實吾父之意亦吾先大父之意也葢吾游南廱時瑋尚幼侍其大父助教讀書官舍中公嘗遣之來學因求予字而教之今十八年矣公手書尚存而瑋復惓惓于此予忍負之哉夫瑋璨皆以玉言玉物之可貴者也然其所以可貴以玉韞于石而與石異故耳則若所謂燕石與玉

似者亦可貴乎蓋珷玞之類可以惑衆人而不可以惑良工必使良工曰是玉也乃其可貴者也雖然温潤而澤縝密而栗玉亦非寡也必其質之大光之著如瑋璨之謂使良工曰是嘉玉也是美玉也乃其真可貴乎人之所以異于草木鳥獸者其爲狀非特玉石之可混也有人於此其名人其實艸木鳥獸則何以立於世必能盡所以爲人之實而與草木鳥獸異焉及其德之所就不徒曰人必曰是吉人也是賢人也則其真爲可貴非

嘉玉美玉之謂乎故字瑋嘉玉璨美玉者如此瑋方登甲科為世用如玉之薦于宗廟以禮乎神合於記禮者之稱矣而璨亦好學有文蓄而未發其待賈而沽者歟

鋏柯說

松栢之生與衆木等耳惟松栢多託根崖谷間不為石所扼且其枝葉鬱茂歷歲寒而後凋又不為霜雪所摧則非衆木可及者因其操之堅人故以鋏擬之可謂錚錚乎出乎其類矣予友劉君與清早登進士第兩為縣

令皆有遺愛聲及召為監察御史立朝侃侃聲益起内臺已而出按于閩于廣憲度大舉挫豪強抑勢要兩道肅然不忝古直指使者君嘗行於野見松栢挺挺堅不可屈若有契於心曰士大夫所守當如是因以鋏柯自號交遊間知其善取乎物也稱之不以字必曰劉鋏柯後君超遷太僕少卿人猶以未足展其才也居三年會四川缺廵撫大臣吏部以君名上詔即擢右僉都御史以行君乃走予告曰往以鋏柯自號葢欲厲乎己耳然未

有著于文者敢以是瀆予素知君不獨其操類乎松栢
也而材實類焉今夫君奉天子令出以撫治者非蜀乎
按其地東連陜洛西控番夷陸有棧道水有峽江天下
言地之險者莫過於此而民之易動者亦莫過於此夫
地險而民易動若與内地異也顧昔多辱名臣治之其
尤著者若李冰之水利文翁之風教諸葛孔明之政績
皆不暇論其近而卓卓者有張益公益其以鎮静為功
恩威為德所以御易動之民於將亂之日晏然如平時

者非其材之大能含蓄蘊蓄之國於胸中何以得此彼松栢在山上干雲霄其幹連抱大匠伐之以建清廟明堂宏壯可容萬人材大故也與清適類乎此一錂柯果足為君道哉雖然材大而操無可取與樗櫟何異故終為此說以復之弘治庚申夏六月己酉

表六首

禮部試擬宋以范仲淹為樞密副使謝表

臣某伏以西府崇嚴位遇均於將相貳樞贊畫責任重

於朝廷政論與聞本兵是寄益欲折衝萬里之外于以
坐論一堂之中苟瘝厥官適重其咎伏念臣遭遇聖明
久塵任使屢前而却知不足而心有餘既仆而興威未
加而恩已至非惟蒙保全之大造何以被特達之深知
起自南官委之西事固嘗受鉞未成充國之功將以息
民竟出䰟絳之策方國門之待罪遽樞筦以承恩懇避
莫諧貪榮是愧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知出無為仁而有
勇肇位四海而機柄獨操咸和萬民而衡石不設大以

事小恒施仁于小邦安不忘危每念戰爲危事用人如用藥不遺馬勃牛溲取士若取材肯棄竹頭木屑故兹迂拙亦在甄收臣敢不勉竭庸虚上承知遇感激難逢之會奮厲無能之資後樂先憂期不負于素學外攘内治以無玷于清班載肴群策之兼收坐致三邊之惕息

賜進士及第後率諸同年謝恩表

伏以稽古右文喜值豐亨之運設科取士欲求疏遠之才自前代以來逮我朝而盛布帛菽粟渾然猶三代之

言月露風雲陋矣非六朝之體辭達而已文在于茲益
必先擇于有司夫然後獻之天子是惟聖祖敷求之意
至于文孫恪守而行禮意加隆人文益著如臣等性殊
朴魯學本空踈呻吟佔畢之間以歲以月游息範圍之
內如天如淵久蒙作養之恩並預甄收之數食芹而美
雖懷一獻之素心采葑不遺遽辱九重之清問榮隨寵
至感與媿并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稟上知之資居大君
之位唐堯之德化不識而不知虞舜之聰明好問而好

察惟末學幸遇乎大有作為之主故直言得行於無所忌諱之時爰題金榜之名載錫瓊林之宴維其偕矣方正席以捫心何以予之忽在笥而被體禮儀稠疊顔面忸怩其何德以當皆不求而至臣等受兹寵遇相與告言一飯不忘豈獨報以國士寸心自誓庶無忝於賢科再期聖德之益崇永保天休之滋至

擬頒賜重刊貞觀政要謝表

具官臣某欽蒙聖恩頒賜重刊貞觀政要者虚叨厚禄

已玷清班寵賜新編尤過素望領受之際感激何如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伏以居上克明成湯見稱仲虺為臣不易孔子嘗告定公欲監成憲以無愆必學古訓乃有獲布在方冊昭如日星惟玆一卷之書實有三代之意盖後六國而為秦漢又越八朝而得李唐在太宗為君始也用魏徵之言躬行仁義故貞觀之治終焉視姬周之世庶幾成康凡其紀錄之詳無非治理之要用忠良而求諫諍遠聲色而杜讒諛土木之功不興效夏禹

之畢宮室禱祀之事既絶陋秦皇之慕神僊戒敕儲貳之守成尊崇師傅以輔德經書禮樂討論無遺貢賦兵刑審處必當此其大較未易盡言其為説止乎四十篇而要統至于三百載厥後張九齡金鏡之録茲惟權輿又如李德裕丹扆之箴得其梗概董史不作皖書可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治日新化工天運終始典于學厥德自修左右惟其人求賢不及慨然有詔美矣是書欲日聞嘉言既俾詞臣之進講謂世之善本特令工匠

之翻刊校正精而無魯魚亥豕之譌賜予重有若鍾鼎琬琰之貴千年視爲糟粕一旦發其英華竊惟唐之盛時顧獨兢有先見書名貞觀意在開元惜不用之當時幸獲遇於今日臣既被兹殊渥豈敢視爲虛文由魏徵之語而師臯夔期終身取法乎上推太宗之心而祖堯舜願一人允執厥中

文武百官請太皇太后立皇太子第二表

伏以慈宫地迥修五福於昌辰温室日高敷重光於昭

代所以承萬年之統於是繄四海之心事重協從理宜
申顲恭惟太皇太后殿下坤儀久著王化攸資保育聖
孫彰地道成功之大誕生元子衍天潢流澤之長恭惟
保國之謀特有建儲之議鴻名當正大本亦安長樂遥
瞻既合詞而上請俞音未獲徒深切于下悰據先朝之
舊章詎宜遲緩為今日之盛事再晝懇誠候金冊之涣
頒仰紫宸而顒望

第三表

伏以太極無為妙化工之發育前星有耀宣象緯之光
華天道應而昭彰人謀從而翕集未勞謙讓必仰贊成
恭惟太皇太后殿下德並虞嬪功同周姒慈仁性厚元
為中壼之表儀顧復恩深長享一人之奉養衍本支之
彌茂致宗社之益安臣工鼓舞於龍墀已洽朝廷之慶使
者渙頒乎鳳詔復增海寓之歡是宜正位於東宮相率
陳詞於北闕懇恍交集煩言遂至于再三懿旨尚稽渴
望遂同乎億兆仰祈慈訓深啟宸衷國之大猷成湯不

忘乎遵守事有先務堯舜斯急於推行況舊章可考而具存惟大本相傳而豫建斷乎不惑策當定于禁中勿以未遑禮必舉于歲首冀成盛典誓獲俞音傳萬世而奉宗祧皇圖鞏固處重闈而膺福祉壽域崇高

擬功臣子孫襲封謝恩表

伏以雲龍風虎前人效汗馬之功鐵券金書當代舉剖符之典恩光揚於介胄慶澤被於子孫聞命驚心受言愧汗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文武博厚高明功加于

時知祖宗創業之不易賞延于世念臣下與國而同休
爰施天地雨露之仁再謹河山帶礪之誓遂令枯朽亦
被沾涵錫以舊封在周室五等之列給之常祿勝漢家
萬户之名凡所遭逢將何報稱衝沙漠天山之霜雪敢
惜捐軀挹雲臺麟閣之丹青尚期接武雖駑駘徒費乎
芻粟而海嶽聊補乎涓埃載輯載櫜示干戈弓矢之弗
用來王來享致珪璧琮璜之並陳欣覩四方之無虞敬
祝一人之有慶

頌一首

豐年頌并序

臣嘗讀詩周頌至豐年之章見周家以仁厚立國安養斯民致茲天貺以昭其德若夫春秋桓公三年亦書有年君子則以桓之德不足以致而書之所以著其異且以著餘年之不有耳故詩以其常而詠春秋以其異而書其說各有在者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以有天下敬天勤民一念以之傳之列聖以至今上皇帝益

守益承罔敢怠忽乃成化紀元之十年天下極安歲則
大熟實有周家之慶當為周人之詩臣因竊取詩人之
意撰為頌一篇非敢言詩亦惟詠其常云爾其詞曰
聖人在上立天下中位不惟大德惟其崇聖德伊何麗淵篤
恭何有外朝何有深宮何有出入何德不逢以茲對越一祖四
宗祖宗在天精神與通惟聖勤恤相我受民不殖貨利不
好游田謂民雖微獨於我親爾饑爾寒爾勞爾勤孰爾惠
鮮屬我一身天監厥德保佑且申曷以昭之降茲豐年豐年

如何多黍多稌亦有稻粱盈彼廪庾亦有秉穗遺彼場圃始於京都延及三輔以及吳越以及齊魯道不拾遺家不閉户為裳為襦女有餘布以祀以享男有厚醽鼓腹而歌垂髫而舞彼白者叟此黄者孺皥皥熙熙莫知其故人曰聖人聖則無為儼然南面有垂裳衣操其柄權攬其綱維左擇一相是訓有司聖之所為則止於斯若昔堯舜萬幾兢業未治皇皇既治僾僾聖心符之求治益切益懋大德肅乂謀哲雨暘適時寒燠應節豐年之慶四海一轍小臣不文載紀聖烈

致語七首

上元節皇太后宴致語

臣聞天心正而璣衡平斗杓初轉夜氣清而宮禁密禳

服既成華燈綴明月之珠廣樂張洞庭之野燭龍啣火放

高焰于天門川后靜波扇微和于靈沼仰坤儀之可象瞻

壽域以無疆瑞雪飛揚綠樹碧簷休報曉曖烟浮動瓊樓

玉宇不知寒俯視人間風斯下矣深居天上夜如何其恭

惟皇太后陛下恩育聖神化行慈儉配地有載物之德博

厚能容補天成煉石之功勤勞多助俯膺達孝坐閱昌辰初進千觴挹金莖之清露載陳四韻採黄竹之遺風詩曰

仰望慈顔一笑開九華燈影接蓬萊盡教霧閣雲牕啟未遣香車寶馬回樹杪天潢垂島嶼空中海市結樓臺柘袍侍宴良宵永不是尋常問寢來

上元節皇上宴致語

臣聞四時之序春秋於正月必書三代以來禮樂自天子而出歲首載臨乎嘉節天心允愜乎羣情朗月光重

華星色正況逢百年無事試看四夷咸賓西被威聲胡賈涉流沙而貢異獸東漸德教倭奴浮巨海以獻名香邉馬遁而不敢南窺蠻烟消而相將北附萬幾斯暇良夜未央恭惟皇帝陛下實日授時繼天出治居左右而行慶賜萬物咸新登圜丘而致精誠百神並享虞舜有天下而不與文王當日昃而未遑合禹貢而奉一人廣陳王食衍箕疇而錫五福咸造春臺臣等幸遇治朝叨居樂部謹呈口號用寫心聲詩曰

鳳閣遥瞻七寳牀龍輿初下五雲鄉絲花競剪春偏早金炬齊燒白晝長真見海中浮閬苑不從馬上奏霓裳君心化作光明燭採得民謡愛末章

聖節皇上宴致語

伏以夏歴載頒共喜天時之正魯臺遥望將書雲物之祥陽氣先回于朔方瑞星特起于南極一人有慶四海無虞恭惟皇帝陛下懋德建中對時育物御聖人之大寳居王者之明堂垂衣裳以受朝山呼㢢陛執玉帛而

來貢雲湧蠻夷惟周文克厥宅心宜虞舜必得其壽醴
泉甘露却雲表之金莖芝艸嘉禾陋曲中之黄竹開八
方之壽域登一世於春臺臣等咸造金門近瞻丹扆建
皇極斂五福用推箕子九疇之言綏萬邦屢豐年願上
周公七月之詠八音並作四韻先呈詩曰
海上蓬萊日月長仙家又進紫霞觴載歌白雪從金母
遥見紅雲捧玉皇率土歸誠真有道自天申福正無疆
新詩製得當筵獻此是康衢第二章

端午節皇上宴致語

伏以一人富有于大業盛德常新四夷咸賔于治朝方物畢獻遊豫斯同乎夏諺樂豈已見于周詩幸預榮觀共誇盛事恭惟皇帝陛下丕承列聖宏覆兆民惟措世於無虞乃乗時以為樂適臨重五暫輟萬幾講筵久重乎修文禁苑不忘於較武震雷霆而跳躍勇士來虎賁三千躡雲霧而騰驤名馬出天閑十二張弓挾矢爭脫轡以如飛伐鼓摐金兼擊毬以為戲呼聲動地角藝入

神翠華既駐于倦山清蹕俄移于靈沼魚龍並躍鶼鶼齊鳴錦纜牙檣光動洛川之上繡旗羽葢影浮瀛海之間廣便蕃醉飽之恩及于臣下毋馳騁流連之樂監于先王載託新篇用娱高宴詩曰

欣逢佳節覲宸游萬歲山前御氣浮赤驃追風過上苑黄龍戲水在中流旌旗晝繞軍容盛臺榭高登月令修周囿要知行幸少草深麋鹿自呦呦

中秋節皇太后宴致語

伏以日馭載驅夸文遠追于南陸斗柄横指蓐收正位于西方秋光喜遇平分夜景願言均施騰歡聲于四海樂莫大焉行達孝于一人養之至也地大物衆天高氣清酌壽酒以齊傾望慈宫而上獻凉風生玉宇織女早進褘衣清露溢金莖嫦娥自和靈藥乃罷拔河之戲仍為玩月之遊泛水先臨太液池舟牽錦纜乘雲試入清虚府曲舞霓裳萬物生輝六宫同慶恭惟皇太后陛下坤儀静厚履德柔嘉誕育聖躬久著虹流之瑞維持王

化允為風教之端有開必先宜享其盛惟稱頌之不足
豈歌詠之可無詩曰
瑶池開宴瑞雲紅秋到人間喜正中水落銀河如噴雪
天高琪樹總含風佳期不與三山隔樂事須教四海同
萬里僊橋真可度素娥争候廣寒宫
重陽節皇上宴致語
伏以四時行而百物生當素秋之令節一人慶而兆民
賴得華夏之歡心既省斂以重農功仍習戎而班馬政

事因時舉樂與民偕恭惟皇帝陛下乾健長旋離明畢
照念祖宗之創業常見羹墻欲黎庶之安生每為宵旰
尊居五位獨斷萬幾嘉與四方均臨重九宮中稱壽先
仰奉乎慈顏闕下賜酺載俯推乎大賚黃扉旣啟玉食
斯陳雲表露華抱金盤而屢獻海東霞彩裁錦障以旁
施可以登萬歲之山升髙自邇於焉望九州之野視遠
惟明故事既修新聲宜播詩曰
百穀豐登海宇寧乘時遊豫駕初停雲開漢殿翔雙鳳

風轉堯階動九賓涼氣已隨卿士月祥光先見老人星
玉盃酌取黄華酒願奉明君享萬齡

元宵節皇上宴致語

伏以和風拂拂輕冰初泮九龍池皓月團團薄霧全消
雙鳳闕念良宵之易度覩佳節以重臨既授人時宜從
世俗恭惟皇帝陛下禄位名壽備于聖躬睿知聰明出
乎庶物有周文王之德無淫于游觀如韓昭侯之言每
愛乎嚬笑長承景運屢致豐年巍巍乎居上不驕皡皡

如與民偕樂華燈齊放光輝照耀于千門玉醴畢陳和氣薰蒸於六合乃罷曼衍之戲爰歌麗則之音載助清歡少娛髙宴詩曰

金屋沈沈奏管絃紅雲髙擁柘袍鮮邊城屢報全無事史筆重書大有年燈火滿空垂列宿樓臺平地貯羣僊天門北望清光近賜得黄柑次第傳

家藏集卷四十六